

小说月报

FICTION MONTHLY

2014年 实力作家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FICTION MONTHLY

2014年 实力作家精品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2014年实力作家精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06-6590-9

I. ①小…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040号

选题策划: 小说月报编辑部 装帧设计: 郭亚红
责任编辑: 刘书棋 彩罕娜 责任校对: 曾玺静
齐红霞 叶立钊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70 毫米 1/16
字数: 262 千字 插页: 3 页
印张: 19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目 录

【中篇小说】

- | | | |
|-----|---------|-----|
| 001 | 自行车 | 李 亚 |
| 045 | 第四十圈 | 邵 丽 |
| 092 | 惟妙惟肖的爱情 | 方 方 |
| 136 | 月亮门 | 叶广岑 |
| 168 | 滚钩 | 陈应松 |
| 206 | 死亡设置 | 裘山山 |

【短篇小说】

- | | | |
|-----|-------|-----|
| 247 | 再痛也没关 | 叶兆言 |
| 258 | 虚拟 | 毕飞宇 |
| 269 | 闪电 | 余一鸣 |

- 280 泣不成声 王祥夫
- 288 生生不息 李进祥
- 298 实力其中,活力其外(编后语)
- 299 《小说月报》2014年总目录

自行车

李 亚

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想讲一讲我们李庄的自行车故事。这个故事就像寒冬腊月里刚出炉的烤白薯,我一想起来就馋涎欲滴,但要是没点儿耐心等它热劲儿降一降就咬上一口,那准会烫掉几颗大门牙——请各位看看我现在的门牙模样,就会知道我以前有过怎样的经历了。我曾经想过,要是按照时序一点一滴从头讲起,那我们李庄的自行车故事就是一部冗长沉闷的历史——按照我的脾气,我宁愿把这个故事讲失败了,也不愿意这样讲故事。我还曾这么想过,要是从最辉煌的时候讲起,那么,接着再讲发展阶段和没落阶段的故事时,各位就该打瞌睡了。左思右想,我最终决定,还是从我们李庄有史以来诞生的第一辆自行车说起吧。

第一辆自行车诞生在绵羊家

我们李庄的第一辆自行车诞生在绵羊家。

绵羊不是一只羊,而是一个人,小名叫绵羊,因为从小就长个大个子,又细又高,脑袋又尖,所以我们李庄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红缨枪。绵羊的爹叫李瓶盖,他娘叫王糖精,当然这都是外号,真名叫啥都没多大作用,因为我们李庄的人一般情况下不叫真名,都叫外号。绵羊比我们这帮鸟孩子大好几岁,都是

十八九岁的年轻猴了，还穿着带围嘴带襁子的裤子，几乎天天戴着一顶灰色鸭舌帽，帽顶上还有两个窟窿，也不知他从哪儿弄的，反正，在那个年代，绵羊这副打扮猛一看就像电影上的苏维埃工人。就这么一家人，整天过得昏天黑地的，但就像做梦似的，突然一下子就有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要想说清楚我们李庄第一辆自行车之所以诞生在绵羊家的缘由，那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据我们《李庄野史》记载，从前，我们李庄有个二流子，学名叫李得先，外号叫瓶盖，我们李庄的人都叫他李瓶盖。有一天李瓶盖赶王桥集买鞭炮，为啥买鞭炮，野史里没说，反正买了鞭炮回来，到了集东头王桥河，看到河边有一个大闺女正在洗衣裳，这个大闺女一头乌发，两腮赤红，当时李瓶盖就觉得大腿根里一酸一麻一跳一跷，脊梁沟里一激灵，两眼一下子就直了，两腿就走不动路了。这个大闺女就是王糖精。正好王糖精一抬头，看到一个流里流气的傻半吊子男子两眼弯得秤钩子一样，不怀好意地看自己，又愤怒又厌恶，立即翻着眼白瞪他一眼。没料到，李瓶盖把这个白眼当成了媚眼，好像鬼神支使，弯腰捡起一块坷垃，手一扬投了过去。王糖精被溅了个满脸水花，哪里能算毕头，站起身来，一跳三尺高，破口大骂奶奶娘，猛扑了过来。李瓶盖一看来势凶猛，哪敢抵挡，只有落荒而逃。王糖精发了疯，好像母鸡发了情，拍着屁股一路狂追，咯嗒咯嗒，一口气追进了我们李庄，接着又一口气追进了李瓶盖家里。下边发生了啥事，野史里没有记载，但我们李庄的老少爷们儿都看到了，先是李瓶盖他爹李笆斗出来把木栅栏门一关，出来蹲在墙边慢腾腾地抽起烟锅来。我们李庄的老少爷们儿正盼着这个老不死的快点把一锅臭烟抽完，就只见，他家院子里突然间闪了一道彩虹，老少爷们儿都以为天上会掉下来一袋金子，结果是李瓶盖出来了，他面带神赐的微笑，用半截柳枝儿挑着一盘鞭炮，点着了噼噼啪啪一放，各位大神呀，他这就算娶媳妇了。但是，就在第二天早饭时，李瓶盖他爹李笆斗，就是那个抽着烟锅守门的，老不死的，端着碗蜷踞在门口墙根儿那儿正喝着红芋片子茶，居然脖子一缩，脑壳子一顿，死得跟只鸡似的俩爪翘翘的。

也许各位觉得这是个笑话，最多算是个传说，但我们李庄的人都认为这是真实的，因为那时候很穷，我们李庄出现的很多真人真事，现在看来都像笑话或者传说一样。

当然了，李瓶盖家的这些事情发生时，我还没来到这个烟熏火燎的世界，上述种种，有一部分是我过来后听说的，还有一部分是出自神奇的《李庄野史》。

总之，李瓶盖家的故事很多，有些很伤心，有些很传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李瓶盖的兄弟李秤砣，因为家里穷，哥又娶了嫂子，两间趴趴屋住不下了，只好卷卷铺盖一背，出了家门多少年不见音信。直到一二十年之后才来一封信。原来，李秤砣去了大兴安岭，在啥啥林业局里混出了名堂。这时候，李瓶盖和王糖精都三四个小孩了，大儿子绵羊，也就是红缨枪，都十八九岁了，而我们这一拨鸟孩子也都十一二岁了。

尽管后来红缨枪绵羊成了我们亳州市房地产大鳄，富得一撅屁股就扇翡翠祖母绿，但当年他家穷得不堪入目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要是从物质方面来形容他们家的穷样子，那恐怕废话很多而且无趣之至，也不一定能见到位，不如我说个事例来证明他们家穷到什么境界了：有一天，李瓶盖全家下地点花生，也就是种花生，一个长相漂亮、活似戏里罗成的小偷摸进他屋里，东看看西翻翻，光景着实凄凉，小偷罗成鼻子一酸，不仅没偷东西，临走时还在案板上放了五块四毛钱，还用他家那把满是豁口的菜刀压着。那时候，五块四毛钱比老天爷都要厉害，尤其对我们李庄的人来说更是非同小可，买一口袋小麦还可以再割六七斤猪肉，都不一定能花完。

红缨枪绵羊家发生的这件事绝对是真的，在我们李庄不仅传诵至今，即便在当时，还让一些二流子货为自己的好吃懒做找到了振振有词的理由。比如，腓脸越南他爷，学名李运金，外号龙头大太子，六七十岁了，胡打溜秋了一辈子，万事都相信天上掉馅饼，绵羊家发生的奇迹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从那以后，他是一厘钱的活儿也不干了，天天和他老婆子手拉手去庄东头流粉河边的杨树行子里观看小鸟压擦擦，聆听马叽嘹子叫唤。这里说明几点，压擦擦就是交尾的意思；马叽嘹子是我们李庄的叫法，学名叫蝉，我以前讲我们李庄的故事时介绍过这些。另外，我以前也介绍过，在我们李庄，只要是两口子，无论年龄多大，一律称为小两口儿。龙头大太子小两口儿天天出门时都是房门大开，任凭鸡进鸡出，而且屋里还故意摆出一副凋敝样子。但是，奇迹要是经常发生那就不叫奇迹了。一连半月，龙头大太子虽然在案板上没看到一分钱，但连着好几天都看到了几泡鬼鬼祟祟的鸡屎点缀在案板上。

还请各位原谅，我这个人一讲我们李庄的故事总是东拉西扯，半天说不到正格上。本来讲的是绵羊家的故事，不料一下子滑到越南他爷龙头大太子这儿了。不过，多说龙头大太子几句也是因绵羊家的故事而起的，好歹也有些关联，而且也可以佐证当年绵羊家有多么贫穷。但是，就像那句话说的，鸡窝里飞出

金凤凰，我们李庄开天辟地第一辆自行车就诞生在这个贫穷家庭里。

这个缘由解释起来其实太简单了。

也许各位都没有留意，刚才我说过绵羊他叔，也就是李瓶盖的弟弟李秤砣，就是这个很容易被人淡忘的小人物，拉开了我们李庄自行车故事的序幕。就像许多创造了历史的伟人，一开始都是不为人瞩目的小人物。李秤砣也是一样，当初他离家出走，一去一二十年，我们李庄的人都想不起这个人了，他突然来了一封信，虽然字写得狗刨的一样，但我们李庄的人知道了，当年家里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的鸟孩子，现在混出名堂了，在大兴安岭一个大型林场当了副场长。这个雷公鸟日的，他是咋混的呢？我们李庄老老少少千把口子想了半个多月，还没有醒过神来，李秤砣副场长又来了一封信，字写得还像狗刨的一样，但意思很明确，说绵羊也不小了，他准备送给绵羊一辆自行车，也让孩子骑个车子四处走走，见个世面，长长见识，以后遇见啥事也能分个子丑寅卯。详细内容我记不得了，大概就是这点意思，还是我现在总结的，因为据说当年李秤砣副场长总共认得三十几个字，他信里恐怕还说不这么体面。

那时候我们李庄没有自行车，当然就没人会骑自行车了。红缨枪绵羊也不会骑，他爷爷李笆斗可能会骑，但老家伙去那边了，一时半会儿还联系不上，他爹李瓶盖拖着个屎包肚子，别说骑自行车了，平时走个丈八路都费劲——待会儿方便时我再说几句李瓶盖的屎包肚子——所以，绵羊和他娘王糖精只好捏着那张提货单或是包裹单，反正就是那张管用的单子，圣旨似的装进贴肉的口袋里，拉着架车子，前往淝河集邮电局去拉自行车。

这事说起来真是不可理喻，而且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在当年自行车是不是真的可以邮寄，如果可以，那么它是怎么邮寄的？现在是否还可以邮寄自行车……反正不管说啥废话，那天这娘儿俩大清早拉着架车子一出庄，我们全庄的老少就在村头等着，满以为他娘儿俩能拉回一辆闪闪发光的自行车，结果等到半下午，好几十家都没顾得上做中午饭，这娘儿俩两个活宝，拉回来的却是三个木条箱子。也就是说，红缨枪绵羊和他娘王糖精，两个人好像跑了一百里地，汗流浹背不足以形容他们当时的样子，反正水洗的驴驹子一样，拉回来的竟然是一堆还没组装的自行车部件。

奶奶个熊，别说拉回来的都是自行车部件，就是拉回来的是一泡牛屎，只要能组装成自行车，那也难不住我们李庄的老少爷们儿。尽管那时候我们李庄的人大都是皮糙肉厚净干蠢事的凡夫俗子，但也有几个爱动脑筋善于钻研的

灵巧人,比如我爹就是一个,比如越南他爹李四两也是一个。当然也有几个经常滥竽充数的水货,比如茅根草李风潮。哦,对了,那时候李风潮还没当上我们康寨大队的治安主任,还是我们李庄的生产队小组长,不过他当小组长时外号就叫茅根草了。总之,不管怎么说,当年我们李庄的第一辆自行车,也就是绵羊家的这辆自行车,就是以包括我爹在内的组装小分队组装成功的。现在想起这事来,那一番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那天,红缨枪绵羊和他娘王糖精拉着三个木条箱子一进庄,我们李庄老老少少千把口子噙的一声都围上来了。好像这娘儿俩是戍边二十年一朝还乡来,乡亲们层层簇拥着,到了绵羊家门口。恰巧当时我爹和越南他爹李四两,在村民小组长茅根草的带领下,刚刚修好正在田里灌溉的柴油机和抽水机,手里还拿着扳手钳子螺丝刀一应家伙,这三个带家伙的工程师走在人群最前面,那架势好像早就准备妥当,单等着开箱组装自行车。事情都到了这个当口,那还有啥好说的,直接开箱组装就是了。小神童文化他爹李得轮,小攘子西娃他爹李得刚,我们李庄这两个有名的二性头,一个抡起铁锹,一个抡起抓钩,就要劈木条箱子,幸亏被少帅李广他爹歪嘴子李得昌猛地一声喝住了,要不然我们李庄诞生的就不是第一辆自行车,而是第一堆废铁。

歪嘴子李得昌在我们李庄是有名的智多星,他喝住两个半吊子,背着手绕着三个木条箱子一番打量,然后蹲下去抱住一个木条箱张嘴就咬。我们围观的千把口子老少倒吸一口冷气,还未惊出声来,只见李得昌噗的一声吐出一颗铁钉来。当时我刚上小学五年级,尤其喜欢算术,歪嘴子李得昌吐出一颗铁钉,我就在心里画一道子,所以到现在我依然无比清晰地记得,三个木条箱子上总共一百八十颗铁钉,歪嘴子李得昌咬下了一百七十六颗,最后四颗是我爹用老虎钳子拔下来的,因为李得昌实在咬不动了,他吐出最后一颗铁钉时,满嘴流血,一说话上下四颗门牙耷拉多长,相互碰得叮当乱响。当然了,尽管李得昌咬铁钉的故事被我们李庄的人传笑了十几年,但今天在书写我们李庄自行车故事时,智多星歪嘴子李得昌也是功不可没的,虽说不需浓墨重抹,但也值得记上一笔。

但是,当时李得昌就是把一嘴牙都累掉了,大家也不会再关注他了,因为木条箱子打开了,老少爷们儿最关心的是怎么把几堆零件组装成自行车。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一辆自行车,抬眼一看,十分简单,没啥高科技含量,但是,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真要把所有的零件都拆散了,那也是琳琅满

目的,不是行家你还真是下不了手的。但是,尽管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然而在我们李庄,自东晋以来还没遇到过解不开的难题。虽然那时候我们李庄大都是目不识丁的乡巴佬,但是,在类人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火,也不是从事高科技的知识分子创研的,所以,组装区区一辆自行车,对我们李庄人来说,何足道哉——有一年北京一群著名的科学家对我们李庄人的大脑做过深入研究,最后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估,那就是,我们李庄不管大人小孩,除去脑膜和毛细血管,每个人能够思考的脑浆子基本上都有一斤二两。

话虽说得这样俏皮,但当年组装绵羊家这辆自行车,我们全庄人可真没少下功夫。眼睁睁零部件摆满了当央,那些剔明发亮的玩意儿散发着魔鬼的气息,把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千把口子观众迷住了,一个个鸦雀无声。有好多零件大家都叫不上名字,更别说要装在哪个部位了。不说别的,就说那几包钢珠,肉眼看着都是一样大小,但哪些是装前叉上下碗里的,哪些是装脚蹬子里的,哪些是装轴承上的,根本没人能分得清。茅根草李凤潮喜好自作聪明,好像只有他才能搞明白几包钢珠有啥区别,他从这个包里捏了几颗钢珠,填嘴里漱口似的漱一阵子,又从那个包里捏几颗,填嘴里漱一阵子。我们一群鸟孩子眼馋得要命,以为钢珠肯定比糖果好吃,结果,茅根草皱着眉头全吐出来了,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钢珠上涂着一层鸡蛋黄样的黄油。我爹虽然也不识几个大字,但他善于动脑筋,他像模像样地看着说明书,还用手指头指指点点上面的组装图,茅根草往嘴里填钢珠时他不说话,茅根草吐钢珠时,他才一扬眉毛,很诧异地问了一句:“咋?这么高级的东西还不好吃吗?”茅根草居然很难得地憨憨一笑,咧着嘴说:“靠他娘,不是个正经味儿!”越南他爹李四两很专心,他不仅善于钻研,而且善于动手,他一会儿拿起前叉比画几下,一会儿拿起后叉比画几下,最后他把链条挂在脖子上,像个和尚念经似的,站在那儿开始皱着眉头发呆。

就这样一直摸索到日落西山,夜影子上墙了,三大工程师还没有摸索出名堂来。依着我们李庄人的性子,啥事不弄出个结果怎好意思收兵。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根本用不着绵羊他爹李瓶盖磕头作揖,也用不着王糖精扭着屁股发浪撞人,我们全庄当年总共三十二盏马灯,一声不响,人们自动拎到现场,顿时,现场变成了灯火通明的露天组装车间。现场观众不仅没少一个,后来的还搬来条凳站在上面看热闹。

这时候，我爹摸索出一点名堂了，他宣布先组装前后轮上的辐条。顿时，全场一阵兴奋的嘀咕声，好像听大鼓书，马上就要到高潮了。绵羊全家人更是激动得不得了，一个个中邪了一样。几个小的就不说了，尤其红缨枪绵羊，虽然比我们这帮鸟孩子大了七八岁，那么大的驴桩个子，都是正正经经的年轻猴了，论说家里来客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上桌子端酒杯了，论说也该娶媳妇了，但他还穿着带围嘴带襟的裤子，戴着一顶头顶上有两个窟窿的灰色鸭舌帽，居然双膝着地，趴在地上，我爹只要一指说明书图上的某个零件，他马上双手捧着，膝行着递给我爹。当时我们这帮鸟孩子羡慕得要死，心想车大梁不说了，铃铛和齿轮也可以放弃，但要是能摸摸一根辐条，我们也愿意学蛤蟆爬，哪怕学老鳖爬也是心甘情愿的。王糖精肯定是鬼迷了心窍，她不仅拿出一包价值九分钱的丰收牌香烟，居然还端来一脸盆红糖茶，让三大工程师喝糖茶。比较安静的是李瓶盖，他半躬着身子，右耳朵上夹着吸了半截的烟卷，两手按着膝盖，目不转睛，神情凝重得几近痛苦，好像知识分子便秘了。

趁着我爹他们开始组装自行车，我说几句绵羊他爹李瓶盖的大肚子。

李瓶盖的故事太多，要是放开说，自行车组装完毕我也说不完。这会儿我只说一点点，那就是他这个人有点畸形。但是，请别误会，也不要往他四肢和其他器官上多想，他就是肚子大了一些。搁在城市里，这种肚子叫作啤酒肚，也没啥稀罕的。但是，当年在我们李庄，李瓶盖这个肚子可是个景观。据我们《李庄野史》记载，李瓶盖专门把他的大肚子单独摘下来上秤称过，不多不少，刚好一百单八斤。各位可以不相信单独称肚子这回事，但你要是见过他的肚子——我这么说吧，他的肚子大到可以随便移动的程度，夏天，地上铺个凉席片子，他躺在那儿睡觉，向左翻身时，他首先捧着肚子把屎包大爷挪到左边，要是向右翻身时，那就得先捧着肚子把屎包大爷挪到右边——我这么一说，你一准知道他的肚子有多大了。要是般人有这么个大肚子，农村人嘛，图个吉利，会奉承一声弥勒佛爷，但到了李瓶盖这儿，家里穷得叮当响，还讲个啥吉利，也没啥可奉承的，干脆再送他个外号就算了：屎包肚子。各位，我这里得说一句，切不要以为只有阔佬才配得上大肚子，穷人也可以有个大肚子，而且，李瓶盖这个大肚子还巨长寿。后来，红缨枪绵羊成了我们亳州最有名的房地产大鳄，他爹屎包肚子李瓶盖还活得好好的，只是肚子更大了，给绵羊添了不少麻烦，好几次屙屎都卡在厕所里，每次都是出动消防队才把这位屎包大爷解救出来。直到后来绵羊给这位屎包大爷造了一间八十平方米的厕所，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说了这么一大段，令人遐想，你肯定明白当年李瓶盖观看组装自行车时拉的啥姿势了。他那个姿势，真的不好形容，后来我到了北京过日子，偶尔观看了一次日本相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李庄的绵羊他爹也是练过相扑的，他当年观看组装自行车的那个姿势，就是相扑手对阵的那个姿势。

之所以在这儿大说绵羊他爹李瓶盖，是因为当时我没有看到自行车组装的全过程，所以才没话找话讲讲李瓶盖的大肚子。那时候我毕竟才是个十一二岁的鸟孩子，一到天黑俩眼就滴柿子汁子，俩眼皮就直打架，再说下边半根毛也没有，所以也没啥值得骚动的，我爹他们把一只轮子的辐条还没有装完，我就倒地睡着了。不过第二天我醒来一看，靠，真神奇，我们李庄凡是围观的老少爷们儿通通睡倒在地，我爹他们，也就是三大工程师也一一倒地，一个个鼾声如雷，手里还拿着扳手、钳子。值得一提的是茅根草李风潮，他可能有尿床的习惯，四仰八叉躺在那儿，裤裆里湿淋淋的一大片。红缨枪绵羊睡得死狗一样，嘴角还滴答着涎水。他娘王糖精，屁股撅朝天，头冲着三大工程师，想必是给三大工程师磕头表示谢意时就着姿势睡着了。而那辆自行车已经组装完毕——天啊，这就是我们李庄的第一辆自行车，它昂首挺胸在当央，光芒四射朝阳下，就像一匹吃饱喝足等待出征的战马。只有，只有大肚子李瓶盖没有睡觉，他叼着烟，脸上熬出了一层黑油，满脸熠熠生辉，目不转睛地望着神圣的自行车，依然拉着那个姿势。那个姿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多说几句他那些个玩意儿。

各位，红缨枪绵羊家有了这辆自行车，他家的故事就更多了。比如，在我们李庄千把口子老少围观下，李瓶盖挺着巨无霸大肚子如何教绵羊骑自行车。比如绵羊学会了骑自行车，第一天就带着他娘王糖精去姥姥家，也就是去王桥集，到了王桥河时，王糖精触景生情，大讲当年李瓶盖如何调戏良家妇女，气得绵羊手一哆嗦，崭新又神圣的自行车驮着他们一头扎进河里。再比如，绵羊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淝河集他大舅王茄皮眼饭店打工，爱上了在他舅饭店旁边摆摊专卖小孩衣裳的人称“三步倒”的美女张春燕，失恋之后又如何火烧自行车，然后去亳州市闯荡，最终成为我们亳州市的房地产大鳄，等等。但我要是把绵羊家的故事讲完再讲别的，那至少得七卷本，那我们李庄的自行车故事就得改为李庄通史了。所以，在这里，我咬咬牙，不管绵羊家后来的故事有多么精彩，我还是决定就此打住，从整体着想，接下来开始讲述我们李庄自行车故事的其他篇章。

哦,对了,刚才忘了说,绵羊家这辆自行车是“孔雀”牌的,是当年哈尔滨自行车厂的名牌产品。

我的大“永久”被裸体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李庄的自行车一旦打开从无到有的局面,根本就没有经过缓慢发展的艰难过程,直接一个二踢脚,就到了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说,绵羊家诞生的第一辆自行车大概不到两年时间,我们李庄的自行车如同雨后春笋,好像也就在一夜之间,全庄四五百户差不多家家都有了自行车。小时候说话我偏爱强词夺理,好的是谎话连篇,现在,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比老牛的岁数都大,说话得说句公道话,我们李庄的自行车发展之所以出现这么个繁荣景象,主要是靠国家有了好的政策,要是结合实际情况、具体而微地说呢,我爹的贡献也非同小可。但是,按照我们李庄的老规矩,啥辛苦啥功劳都当疙瘩菜先腌起来,只要把事情过程说清楚就行了。

当时土地包产到户大概一两年了,一见庄稼人吃粮不发愁了,政府就号召全县人民发展经济作物。说白了,也就是号召大家种烟叶。当时,我们亳州市还叫亳县,有一个沙土乡是全县的种烟试验乡,虽然比我们淝河乡早两年种烟叶,但人家啪的一下子,就取得了令全县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就是说既赚了不少钱,又积累了很多经验,很快就成为我们全亳县的种烟烤烟培训基地。后来,其他乡选拔的种烟烤烟技术骨干,都得到沙土乡进行培训。反正当时县里对沙土乡异常重视,村村大喇叭里天天宣传沙土乡,宣传了一两年,说啥因为种烟叶富裕了,沙土乡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也变高级了,屙完屎都是用金砖擦屁股。虽然我们李庄自东晋以来就没种过烟叶这玩意儿,但凭着我们李庄人特有的性子,谁不想用金砖擦屁股呢?所以,我们全庄老少极力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嗷嗷叫地要在今年种烟叶。按乡里要求,每庄要选两个技术骨干到沙土乡培训,不消说,我们李庄选拔出来两个人,自然有我爹一个,另一个就是越南他爹李四两。这个,我以前讲我们李庄的故事时好像顺嘴提过。

我刚才说过,我们李庄也有几个心灵手巧爱动脑筋的人,我爹和越南他爹李四两就是这类聪明人的代表。从刚才给绵羊家组装自行车的过程中各位就可以看出,我爹善于思考,越南他爹李四两善于动手,推选他们两个去沙土乡培训,是我们李庄老少的正确选择,板上钉钉的事,在理论与实践上肯定都有

很大的收获。就这个事情,我曾经做过认真的分析,以我爹的那双小眼啊,他当年在沙土乡参加培训的时候,肯定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故事,虽说不至于惊天动地,也可能缺少幽默成分,但充满了荒诞与反讽那是绝对的。遗憾的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爹一给我讲故事讲的就是我们李庄野史,他从未给我讲过他们在沙土乡培训的事情。当然,将来我爹也不可能再给我说这件事了,因为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我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书目前摆放在天堂的某个几案上,等到时候,等到我走到地方的时候,到了那个几案旁边,坐下来抽根烟,趁歇歇腿脚的工夫,随手再翻阅一下,或者可以找到有关我爹到沙土乡参加种烟烤烟培训这一章。

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得说,种烟和烤烟都是脏重的活儿,说起来也相当麻烦。你要是我们李庄的人,至少你要是我们亳州人,一说种烟烤烟你一下子就明白咋回事。以前一说这个道理,我顿时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蹊跷,我们李庄的人在一起,啥事根本不需明说,一个眼神就彻底清楚了。但对外人,尤其是我到了北京之后,本来鸟大个事,嘴都磨破好几层,很多人还不明白。当然了,现在我明白了有些人不明白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因为此世界与彼世界总是有些隔膜的,宇宙间的物质如果没有矛盾,那宇宙就不能称之为宇宙了。

这样闲话几句一过,我也省了介绍咋样培育烟苗,咋样种烟,咋样修建烟炕,咋样垒火龙,咋样挤烟叶,咋样烧炕,等等,现在我把这些脏活累活都掀到沟里去,凡事就像我们李庄人所说的,贼挨打的事儿就算了吧,说说贼吃肉多爽快。这里我就直接说烟叶出炕的时候。烟叶出炕,你要是没见过,我给你表述起来也相当费周折,你要是我们李庄的人,不管你多么阴郁的心情,哪怕你媳妇被人拐走了你一心想死,但我一说烟叶出炕,你心里扑腾一下顿时敞亮无比,朝心口猛捅三刀你都死不了。

当时我们李庄有十几座烟炕,一到烟叶出炕,那种圣洁健康的香味如同祥云瑞霭,不仅把我们李庄笼罩了,同时也把全宇宙笼罩了,那种香味虽然无法形容,但我敢说,全世界最昂贵的烟草都不会有那样的香味。要说那刚出炕的烟叶,真如同闪闪发光的金叶子,那颜色如同佛祖的笑脸,如同天女散花,如同牛郎看见织女,尤其对我这样一个读了几本闲书而无所用的鼠辈来说,烤烟的那种颜色,简直就是灵感的颜色,就是自由的颜色,就是爱情的颜色,就是战斗的颜色,就是仇恨的颜色,就是发财的颜色,就是……就是啥颜色也无法和刚出炕的烤烟那种颜色相提并论。

请各位不要被我的抒情迷住了，因为我们李庄的人从来就不欢迎这套虚假把戏。我们都是实在人，都是讲究吃吃喝喝的庄稼人，我们每家种了几亩烟叶，钱多得一把抓不完。有了钱，我们李庄老少在人前人后说话时胸脯能挺得高高的，还能多吃几顿好吃的，多穿几身新衣裳，还可以买点琉璃珠子玩儿，如果需要，还可以盖上明三暗五的大瓦房。如果这些吃的喝的玩儿的住的可以忽略不计，那我们李庄一下子添了几百辆自行车，是不是可以说说？

我们李庄一个单子批发了几百辆自行车，也是个复杂的故事，说起来也是一半被骗一半自愿，令人哭笑不得，所以索性先不说了。我现在只想说，一下子有了这么多自行车，世界就会自觉地在眼前展现出宽阔而平坦的康庄大道。一下子有了这么多自行车，我们李庄的年轻猴说个媳妇相个亲，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来搞一搞，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好不容易来个说媒的，还得到外庄借个自行车去相亲，要是借不着自行车，就借个新架车子去相亲，相亲拉个新架车子有啥用呢，真是荒唐。现如今有钱真好，媒人成群结队来我们李庄，任一家的门槛都被踢烂好几回，没办法，我们李庄的一群适龄年轻猴，只好天天成群结队去相亲。

当时我刚上初中三年级，一不到相亲的年龄，二没有自行车可骑，暑假里天天坐在庄西头池塘边钓鱼，眼睁睁看着一群群年轻猴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或是上海的“永久”，或是天津的“飞鸽”，最不济的也是常州产的“金狮”，一个个意气风发，尤其是小攥子西娃他们几个，几乎都是拐了五道弯的猴子鸟日的，从我眼前飒然而过时还故意放声大笑，猛捏铃铛，然后风驰电掣般驶向愉快又刺激的相亲之路。我心里有多么愤怒有多么悲伤有多么凄凉就别说了，反正那段时间我每天夜里都要做梦，每次都会梦到老天爷开着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给我送来一辆崭新的大“永久”。虽然每天醒来梦已成空，但老天爷的模样我算牢牢实实记住了，他老人家当然长相非凡，表情当然和蔼可亲，就是说话有点结巴，和我爹发脾气时一模一样。

当时我家也不是没有钱，之所以没有跟风买自行车，我现在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点：一个是，我爹怕我整天骑着自行车满地溜光儿，耽误了上学，因为当时我爹一心一意想让我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更何况那时候我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又学了好几年捶，也就是学了几年武术，和东西庄的鸟孩子打过无数场狠架，每回都把人家鼻子打淌血，有点小名声。二个是，因为当时卖烟叶家家户户手里有了钱，都是成批量地买自行车，淝河集的自行车涨价涨得很厉

害，一辆“永久”比以前涨了一百多块钱。以我爹充满智慧的大脑计算了一下，觉得很不合算。于是，我家就没有自行车了。

尽管我爹早就许过我，考上高中就给我买一辆大“永久”。可是，后来，当我拿着双沟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向他提起大“永久”时，这位先生，这位小眼睛的先生，左眼一眨巴，右眼一眨巴，然后拉着脸一声不吭了。以我对我爹的了解，这状况分明就是原先的诺言只是个诺言，真实的自行车则彻底泡汤了。

但当时我哪里还敢分辩半句，因为我爹那会儿正处于人生的顶峰，因为他到沙土乡培训过，是种烟烤烟技术骨干，我们全村谁家种烟烤烟都得央求着他，一个个敬他带把的好烟，左耳朵上夹一支，右耳朵上夹一支，十个手指八个缝里都夹着带把的香烟，那样子活似巫师，说起话来也鬼声鬼气。而且，我和我娘都非常崇拜他，他在家说话有着绝对的权威。所以，为了避免这位先生一开腔再来一番冷嘲热讽，我当场一句话也不说了，到了院子里开始打沙袋泄愤。这三十个沙袋，还是我当初学捶时我爹特意吊的，他希望我练出一身绝世武功……打了半夜我爹都不出来说句话，我娘也没出来说句话，当然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位圣人自打认识就一个鼻孔出气。

我心里不免更生气了，第二天我早早起来继续打沙袋，这时候已经不是吸引那位先生和那位女士的关注了，是因为一股怨气憋了一夜，不打沙袋我的肺叶子就会爆炸。我爹起来后都没看我一眼，吃了早饭也不看我一眼，任凭我打得红头酱脸，任凭我打得汗流浹背，他只管从屋里拿出镜子走出来站在阳光下拔胡子，拔完了把镜子往窗台上一放，给我娘说了一声赶集买盐去，我娘说家里不是还有一罐子盐吗，我爹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那罐子盐喂牛吧，这回买好盐去，香港进口的。”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我和我娘都信以为真。就这样，那位先生赶集买盐，我继续打沙袋，越来越使劲，因为刚才那位先生神气活现的样子又把我的胸膛气满了。各位老弟，我天生就是个犟种，这个我们李庄人人都知道，我一口气打到晌午顶，直打得两只胳膊就像别人的，直打得浑身肌肉热气腾腾块块冒火，直打得天地宽阔寰宇澄明，直打得我心平气和了无牵挂，老天爷，我正要收工住手，就听到胡同里一阵子自行车铃声清脆悦耳，一霎间，我心有灵犀，不由得两眼热泪盈眶——果然，我爹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大“永久”！

我爹，他老人家，骑着一辆威风凛凛的大“永久”，直直地骑到院子里才下车。我眼含热泪，当场蒙住了：我爹从来没有骑过自行车，他老人家买辆自行车